

見素集八

見素集卷五

後學黃佐 校正

族子 富 編集

後學柯維騏重校

孫男 及祖重梓

奏議

起輔新政稿

辭免起用第一疏

都察院致仕右都御史臣林俊謹

奏為乞

恩辭免起用容令照舊致仕事臣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
項綴郡斑伏聽

明詔仰見

陛下承

天應會嗣

德績圖運獨斷於大猷復舊章於新政以與臣民更始雖

窮崖絕谷之人咸忻忻然觀泰平之盛續又收用群
策拔起遺老臣亦備數陞工部尚書

勅催上道者禮君言不宿於家

臣逮事

累朝受知

明主少堪鞭策豈惜驅馳切念臣氣血蚤衰百疾交作重

以火邪風證舉發無時精神短少跪拜必據地而起
語言即隨事而忘涯分自循首丘待盡臣之力不能

起也

陛下圖任舊人同薦皆鉅儒長德臣才僅中人學非經濟
何以贊末議以裨維新之治臣之才不足起也禮七
十則致仕宋范鎮表辭召命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
待年六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臣六十而致仕七十
而復來於禮又不宜起也況司空職重位難久虛伏
望

皇上憐臣情懇容照舊銜致仕別選老成以充任使臣草
野餘衷尚願

陛下敬德祈

天親賢成治戒後甲之蠱以孚已日之革無任忻躍感幸
之至謹具奏

聞奉

聖旨卿老成舊德譽望素隆新政之初特茲召用豈可稱
疾懇辭宜照前旨亟來供職以副朕眷注至意慎勿
再辭吏部還差官前去催促啓行毋或稽遲該衙門
知道

第二疏

奏爲再乞

天恩哀憐衰老容免起用事

臣蒙

聖恩起工部尚書具本辭免容令照舊致仕實封登逸循
省驚懼方

陛下經理堯舜求人如不及之時

臣

處海隅去京師六千

餘里若至再乞動踰半年誤事曠官由

臣

之咎謹昧

死再陳者切念

臣

逮事

累朝晚叨竒遇不惟心欲起義當起論者亦謂臣不宜

固辭也然臣謹身畧搢調之節百疾常罹臨事乏應

變之方一剛獨任故安知止之分以自附易退者流

嘗

五召而三辭亦再出而亟退今已七十致仕之年矣古

者年至而出必完德雅望足以副

上心崇論欲議足以裨鴻猷而繫重天下而又神采健強

表儀朝著出不徒出也臣老病衰頽舊學荒落百能

俱後寸息僅存萬一起不能至值數盡之期至不能
效取虛名之議而又進止顛越貽笑班行臣恐盡棄
平生負海內之望以上累

陛下拔起之明雖殺身何足滅恥謹瀝血誠再干

天聽收回工部尚書成命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容臣仍照
右都御史職銜致仕無任踊躍感幸之至謹具奏

聞

十月初六日奉

聖旨朕念卿名德舊臣專使召用共圖新政義當亟起近
上疏辭免已有旨慰諭仍差官催促宜即就道以副眷
懷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第三疏

奏為懇乞

天恩哀憐老疾曲容照舊致仕事

臣遭際

聖明備數起工部尚書節該欽奉

勅朝廷更化之初方將圖任舊臣輔成新政特茲起用勅

至卿可即日馳驛來京以副朕簡用至意毋或稽遲

臣 疏辭免節該奉

聖旨卿老臣舊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豈可稱疾懇辭宜
照前旨亟來供職以副朕眷注至意吏部還差官催促
毋或稽遲臣 再疏辭免節該奉

聖旨朕念卿名德舊臣專使召用共圖新政意當亟起近
上疏辭免已有旨慰諭仍差官催促宜即就道以副眷
懷慎勿固辭欽此吏部備咨差辦事官連齋到臣 欽遵

望

闕叩頭謝

恩訖切念臣久安間散重逼衰遲忽魚水以相逢值地天
而交泰雖枯荻老節同發育之深恩而拔茅連茹感
彙征之亨會遂決策上道仰荅

皇慈不謂血氣既衰山嵐易入至建寧而痰嗽大作羸弱
殊常對人羞縮恐涉先貞後黷之嫌靜思壯時江西
之節東吳自寢謀四川之討伐吳有終效今已踰七

之年焉有壯猷長策可裨新政者哉誠恐徒孤倚毗
盡負平生使天下後世疑今日老成之召亦有虛名
無實之人賈妄索高皆自臣始爲世道累非細且臣
痰嗽至今未脫隨在就醫動留數日飲食多滯步履
艱難聽重視昏形衰骨立伏望

聖慈憫臣情懇容回照舊致仕療理前疾臣林野餘年皆
陛下之賜無任激切祈憐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元年四月初三日奉

聖旨新政之初群賢滿朝卿以舊德召用尚未到京朕方
延佇以俟豈可稱疾固辭宜照累次勅旨亟來供職以
副眷懷毋再稽遲吏部知道

第四疏

奏爲懇陳老疾容免任寄放回致任事臣待盡丘樊誤

承

起落有工部尚書之召所以一辭而再辭者諒非得已而

不已也顧蒙

獎借臣感激

知遇強力登途未數程而痰證大作欬唾失音形貌銷落
復疏懇辭又蒙

獎借未即

俞允尋復改組刑部尚書陰壑而

日月依光老境而風雲際會竭忠盡愚臣之所也不謂老
至病來風寒再作舉止加難且前辭今收頗涉於擢

官而左曳右移尤難於供事臣今踰七之年精力有
不可強者矣凡拜必人扶而起是可用之班行凡食
畢即擁被而眠是可施之臨政凡大寒大熱杜門謝
客是可舉以待天下之士夫以乞言補過輔新政萬
分者耶况今

朝多君子何患不堯舜具

君臣在職去職焉有焉無誠還之林野之間亦足以少裨
廉退之俗仕處各有宜者臣實不堪就職伏望

聖明容臣回籍致仕別選賢能以克任使臣無任感幸頌
禱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六部皆朝廷重任近日刑部缺尚書廷臣以卿先年
曾任本部司屬合辭共薦乃有改授之命卿承召遠來
足見忠愛至情如何又屢疏辭免宜即日赴京入覲以
盡大臣體國之義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議禮疏

奏爲輯成論以備議禮事臣樸質無以逮事

四朝常思我

明之天下蓋有歷宇宙長存者矣而群邪簸扇遠邇遽搖

仰天號訢何至若是極也

天幸篤生

神聖爲天地人物綱常之主一兵不試而

宗社奠安版宇如故懸命鋒刃之人盡置衽席雖附奸養

亂之徒亦得以洗心滌慮同我泰平更始

詔書中外傳誦謂

太祖之開創

陛下之釐革前後並躋僥德同功焉近者所聞似涉稍異
意議禮未定吠聲傳疑好事者遂成其妄人言甚可

畏也

臣聞

憲宗臨御之初議上

尊號近待有迎合稱

慈懿皇太后久病只宜推尊所生傳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旨諭意大學士李賢彭時不可曰朝廷所以服天下只在正綱常此舉損

聖德多矣因意並尊焉

皇太后賴

憲宗委曲勸諭

聖慈仁壽聽從及

慈懿上仙又有迎合別擇墓地彭時曰

梓宮當合葬

裕陵

神主當祔

廟禮部尚書姚夔等奏如前議

憲宗御文華後殿召問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

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好但於

聖母有礙彭時曰

皇上孝事

兩宮奉

梓宮合葬全

聖孝爲宜高輅曰外議洵洵若不祔葬人心不服劉定之

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不可從也因具本乞

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於是百官伏

文華殿號哭聲聞于內傳

旨諭退皆曰不得命不敢退既而得

旨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

聖母未允朕心不安再三據禮祈請

聖慈允諾其如前議施行衆遂稱萬歲皆謂

憲宗孝隆

兩宮故能曲成此二大事內不失親外不失禮稱

純皇帝彭時姚夔皆紀之文集中外相傳以爲盛事臣竊

觀今日之禮似若未純

陛下聖德罔愆從善甚勇容有不純事耶孔子曰觀過知
仁

陛下情衷過厚大禮未協過於孝故也夫有不可易之禮
亦有不能已之情子女之於父母服三年無貴賤一
也子為人後則服移所後之父母所生降期焉女子
既嫁則服移所夫之父母所生降期焉不二斬也至
於嗣子所得贈封盡隆所後而不及所生豈忍然忘

情哉制於禮也具致所生之情無過候問供億之勤
與伯叔父母異爾故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
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為帝為后皆取譏當時貽
笑後世

陛下純德之主何忍襲為之臣等亦何忍

陛下龍衣為之愛子莫如父母

聖母亦何忍致

陛下襲為之且

新詔裁革皆深奸巨猾惟欲幸我有可指之隙外資藉口
內恣交合以害正道其非細故也中間必有不知禮
之臣逢迎其間曾不知

廷臣之皆謂不可正禮也一二臣之謂可私情也聖人
治情以禮輔臣禮官持論甚正與往時

憲宗之臣無異

陛下孝誠純至必能勸成大與往時

憲宗之情無異

聖母慈愛純至必能允成大禮與往時

聖慈仁壽之俞無異禮若未舉固無難從禮若既舉亦無
難更孝召慈慈成孝孝成禮然後上下粲然有倫而
綱常正

祖宗安人心悅傳曰過無憚改又曰一慚不忍終身慚之
乎夫禮天下後世之公議也禮不自正後人亦自正
之我

憲宗事

二太后盡孝然議尊議祔終不苟順從乖大倫失正禮所謂自正者也魯文公躋僖公春秋譏爲逆祀而卒正於定公所謂後人正之者也臣衰病淹纏勢當堅乞致仕

聖諭責以輔成新政抱罪負

恩於心有缺焉然政莫大於禮禮失則政亦非古聖王之政矣謹輯成論備考禮少効報荅之勤惟

陛下擇焉謹具奏

聞

一書曰舜受堯也曰受終文祖文祖堯始祖廟也禹受
舜也曰受命神宗神宗堯廟也禮有虞氏禘黃帝
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名雖曰禘而人後之意隱
然其間當時大事皆記之矣獨不見有追尊所
之事大聖人所以爲萬世法也

一商十二王周三王皆兄終弟及亦不見有追尊所
生之事亦後世法也

一秦襄王夏姬所生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俱尊所
太后遂開後世兩后之端劉劭謂秦襄之後當書
秦亡師丹謂亡秦之事不足法是也

一漢宣帝故太子史皇孫所生及為昭帝後議尊私
親有司奏為人後者為之子陛下為昭帝後承祖
宗之祀私親宜曰悼考母曰悼后故太子曰戾史
良娣曰戾夫人漢初公議猶凜凜也後復尊悼考
為皇考遂開後世稱皇之端程頤謂失禮亂倫荒

鎮謂宣帝於昭帝為孫稱父皇考議者終不以為是謂不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可為戒者也

一漢哀帝宣帝之孫定陶共王之子丁姬所生定陶傅太后所養成帝立為皇太子以既奉太宗後不得顧私親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王祀禮之正也及哀帝即位定陶傅太后欲求尊號董宏希指引秦襄王並封所生所養故事追尊定陶王為帝師丹劾宏稱引亡秦註誤聖朝大不道免為

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乃曰太皇
太后令下詔尊定陶共王為定陶共皇定陶傅太
后為定陶皇太后丁姬為定陶共皇后綱目譏之
謂帝之皇共王者所以皇傅太后皇丁后也然猶
詔自居定陶國即不得相見及又去定陶立廟京
師尊傅為帝太太后丁為帝太后四大后府並置
綱紀蕩然封號之繆未有如此者也目竊論之定
陶國也國安有皇又安有帝太太后帝太后哉及

去定陶之號豈亦自知不可又從而為之辭然大宗既帝小宗又安有帝其立廟京師漢太宗七廟在爾又安有小宗帝之廟景既為定陶後則王也何以嗣帝定陶故有廟也景又安能祀其皇京師之廟養傳丁后京師者我動無不悖史稱哀帝初政可紀自七月以後至建平四年二月以前封拜誅斥凡二十八事共十七比自為傳太后漢業卒衰尤可為戒者也

一漢桓帝河間孝王之孫故蠡吾侯翼之子及立為
帝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皇蠡吾侯為孝崇皇母
匱氏為博園貴人後四年又立匱氏為孝崇氏
靈帝清河孝王曾孫迎立為帝追尊祖為孝元后
考為孝仁皇母為慎園貴人後復為孝仁皇后
靈之世國勢不支悖倫敗禮尤足為戒者也

一魏明帝制後嗣有由諸侯入繼大統不得顧私親
詔曰禮皇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慕正統

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
以皇號哀帝外藩拔立董宏稱引亡秦惑誤朝議
既尊共皇立廟京都又罷藩妾使比長信叙昭穆
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
丁傳焚如之禍自是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
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
事為戒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當明為人後之
義敢為導諛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為考為皇稱

妣為后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為令臣按明帝文帝之子甄夫人所生甄譖死文帝令郭后養為嗣事后甚謹潛心經籍是詔然后為人后者定可為萬世法者也

一魏元帝武帝之孫燕王宇之子及即位燕王上表賀冬稱臣帝欲尊以不稱臣有司議燕王正位藩服秉虔以先萬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宜曰皇帝敬問大王其制書國之舊典所以辨章於

天下者宜循法曰制詔燕王其宗廟助祭不得稱
王名奏事上書及史人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
於群后晉何琦曰父母之尊擬則天地君親之道
資敬是同父必臣天位之君而子自尊天性之父
夫以元帝所生之父生不稱臣猶且不可况沒可
稱帝耶此類是也

一宋英宗濮王允讓之子仁宗立為皇子及即位詔
議濮禮司馬光王珪等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

復顧私親濮安懿王雖有顧復之恩然負宸端冕
子孫萬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濮王宜准先朝封
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皇伯譙國襄國太夫人仙遊
縣君皆改封大國太夫人又言宣帝以孫繼祖故
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天下亦
終不以為是光武起布衣征伐而得天下名為中
興實則創業自立七廟亦不為過止稱父南頓君
為皇考今羣臣孰不知濮王為陛下天性至親其

所以必執正議者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
之議爾程頤謂所生之父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
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
尊濮王為濮國太王嗣襲祭告曰姪嗣皇帝名敢
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太王則自極尊崇之道不獨
正今日之事亦可為萬世之法當時范鎮呂大防
等皆乞如王珪等議及太后手詔尊濮王為濮安
懿皇呂晦謂長君臨御何必假母后令以箱公議

之口使人歸怨謗於人主司馬光等極言前代旁
支追尊其父為皇自漢哀帝始今追尊濮安懿王
為安懿皇正用哀帝尊定陶共皇之意不法堯舜
而法漢之昏主安足為榮遂皆繳誥而罷司馬公
乞罷不許臣謹按宋諸臣正言極論惟恐其君一
陷非禮為天下後世議惜英宗不能從也然今日
之禮殆所謂不法堯舜法漢哀者中間希指誤事
必有董宏其人臣恐後之議今亦猶今之議古且

人君不與臣下爭智捨衆人所非而信一二人所
是重有窺我淺深以破壞大政所當防也

一宋理宗沂靖惠王之子寧宗以為太子及即位追
封所生父希璠為榮王生母金氏為國夫人以弟
與芮襲封奉祀理宗中才之主然始終崇尚儒術
廟號曰理此亦理之一事可為法者也

嘉靖元年四月二十三日通政使司掌司事工部尚
書俞琳等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請親大臣疏

奏爲竭愚悃以輸忠愛事臣俗韻寡諧世闕長謝近起

舊臣以輔新政臣備在數中亦自知其不可累辭未

遂強力登筵欲及餘年以効湏埃不謂至建寧而瘵

嗽大作至臨清而風寒又作羸弱轉加又有刑部尚

書之轉身不能以造

朝^臣報答無日矣昔者富弼家居言朝廷利病張栻疾

革遺表勸親君子遠小人史鱗生不能進遽伯玉退

彌子瑕歿以尸諫^臣義不容自默者竊聞虞夏君臣

更相告戒商周而下亦資輔弼故有臣隣之喻股肱

耳目之喻舟楫魚水之喻上下交脩而趨向正心術

純法令公人心悅天命固歷年有永有由然矣我

太祖未旦臨朝晡時而後還宮處宋濂劉基章溢等禮賢
之館胡翰許元等會食省中賜坐從容咨詢治道講

論經史宋濂性不能飲強之而醉自製楚辭命侍臣
賦醉學士歌以賜曰使後世知

朕君臣同樂如此當時外臣亦時引見論政事問民所
疾苦

太宗每奏事畢令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等承顧問商機密
漏下十五刻而退

仁宗賜士奇等拜蹇義夏原吉承愆糾繆等圖書令協心
贊輔盡誠相與言有未從具本用圖書密進念蘇杭

民力艱難供用服色減半織造

宣宗每召儒臣燕見從容咨訪曰有君亦貴有臣使堯舜
無禹臯能獨治乎又喜唐太宗善受諫曰君人當以
太宗為法

英宗親法章奏厭左右干預密語李賢執阻賢曰在獨斷
又常與賢并彭時等講論時事賜言官所食果至親
納之袖中勳戚乞恩澤堅執不與家人私蓋店房命
寘之法毀其房賢曰真可謂王者無私

憲宗初年時與李賢彭時等議政議禮故能茂宏至道恢
廓皇猷中間雖有偶惑貴近之悔瑕不掩瑜然哉我
孝宗誅斥邪佞振舉舊章復午朝定日講開

經筵時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劉大夏戴珊等討論理道
革傳奉裁冗會弘治之政虞夏為盛商周令主無及
矣自古人君未有不由親君子而治狎小人而亂者
也正德之間群邪彭扇干紀亂常蔑我

朝綱壞我治體沮喪我士氣枯竭我民財人心已離天命

幾去幸

聖神入承大統釐革一

詔中外騰歡收已離之人心回幾去之天命然而數月之間天人之意似若稍異意者格天感人之道未至則心之收者未必不離命之回者未必不去世容有安於亂者未值亂而願於治者願以值亂傳曰為君難陛下勿謂善始之易尤當計善終之難也其道親君子遠小人是矣今正人滿

朝

陛下傾心延接加意採納則邪念消躁心息矯氣平出政
公布令信慮患遠為學勤所存所行皆大中至正之
道夫君子道之所寄也大親則大効小親則小効不
親則不効而小人乘間蠹國殃人前監固不遠也似
聞近時

經筵少開諸臣延接頗少至大臣亦少

宣召孫交之

潛印熟聞彭澤之朝著俱屬與科道所論馬房馬數
錢糧上林苑監內臣冒濫俱未查出

陛下所慰意所託腹心以共成嘉靖之化者何人偶亦未
之思爾且太倉之儲盡無名之冗食小民之蓄盡無
名之誅求而劉瑾錢寧江彬張銳張雄等富倍於國
堂珍館之盛以間計者數千百間神宮佛院之費以
銀計者數十萬兩

新詔之革所謂壞極不得不革者也然革亦多矣文武

水火之臣獨不聞有壞我之葦而壞葦者多費^貴遺之
臣或利入官之財產或開預事之蹊徑不知一葦變
則諸葦盡變未宜以一人之私壞天下之公也且神
佛之所又有隨折隨修此等既不能免蓋者之禍又
何能造修者之福梁武事佛何救臺城道君設醮何
免漠北邪說誣民聖賢所闢而諸葦之壞又未宜自
我始也臣又惟移風易俗道化先之君倡之而臣和
之漢文帝身衣弋絺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示朴質

為天下先毛玠在吏部清儉率人士羸衣糲食廉節
自屬吏潔於上而俗化於下方今習俗之侈不独貴
近為然自

朝廷以及縉紳民庶亦頗尚之奢侈成風公私俱竭幸
莫先于此者還樸儉之風使府庫有積海內殷富

朝廷天下之觀

陛下身先率之以立化本縉紳民庶之觀士大夫先奉之
以弘化基則下觀而化約質成習渾樸之風却去華

靡之俗盡華所謂

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而天下治華之大也臣徒積効

愚之素竟孤見

聖之懷罪與愧以交并膽與淚而俱落無任忠愛願治之

至謹具奏

聞

嘉靖元年四月二十八日通政使司掌司事工部尚

書俞琳等於

秦天際奏奉

聖旨覽奏具見
卿忠愛至意該衙門知道